



曲 枫 | 主编

[德] 迈克·克努佩尔 | 副主编

苏 杭 | 执行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四辑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上海三联书店



曲 枫 | 主编

[德] 迈克·克努佩尔 | 副主编

苏 杭 | 执行主编

北冰洋研究

第④辑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上海三联书店

目 录

卷首语

文化生态与地方性知识：萨满主义的本体论模式 曲 枫 / 1

Preface Michael Knüppel / 7

环境史与考古学

自然与社会因素：北极水域生态系统千年生计方式嬗变研究

… [丹麦] 克尔斯滕·哈斯特鲁普 阿斯特丽德·奥伯博贝克·安徒生
比耶恩·格诺诺 马斯·彼得·海特-约根森 (李乔杨译校 王政星译) / 11

西伯利亚研究

尤卡吉尔萨满教研究现状 [德] 迈克尔·克努佩尔 (李燕飞译) / 39

萨满式的体育运动：布里亚特摔跤、射箭和赛马

..... [奥地利] 史蒂芬·克里斯特 (刘若盈 邢海燕译) / 51

满一通古斯语民族萨满的社会特征 [俄] 史禄国 (于洋译) / 80

近北极民族研究

论达斡尔族莫日根故事 (英雄史诗) 赛音塔娜 / 101

敖包“官祭”的文化表达

——基于两个“旗敖包”祭祀仪式的田野调查 王 伟 / 115

达斡尔族萨满传承中的两个重要环节 金丽玛 / 129

仪式与风俗

-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升天节 唐 戈 / 137
- 鄂伦春族最后的萨满关扣尼风葬纪实 关小云 / 153
- 满族萨满教艺术中宗教元素的表达与生成 宋小飞 / 164
- 韩国巫堂股什中孤魂慰藉的普遍性及特征
——与水陆斋、甘露帧和厉祭进行比较
..... [韩] 李京烨 (耿瑞芹译) / 174

前沿观察

- 洞中意识: 当考古学遇上萨满教
..... [美] 安德烈·兹纳姆斯基 (徐峰 郭卉译) / 194

书评

- 卡季奥诺夫主编《18 世纪至 1917 年西伯利亚和远东印本地图
综合目录资料》..... 张 松 / 269
- 热列宾娜编著《西伯利亚萨满教》..... 张 松 / 271
- 谢姆著《那乃人历史民族学》..... 张 松 / 273
- 《楚科奇军事事务》——书评 齐山德 / 275
- 人与自然的实践性互动
——来自西伯利亚猎人群体的案例研究 陶金华 / 281

学术动态

- 内蒙古鄂伦春民族研究会 关红英 / 289
- 韩国极地研究所 苏 杭 高文丽 / 294

征稿启事

- 《北冰洋研究》征稿启事 / 301
-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 302

CONTENTS

Preface

Cultural Ecology and Local Knowledge: The Ontological Model of Shamanism	<i>Qu Feng</i> / 1
Preface	<i>Michael Knüppel</i> / 7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Life around the North Water Ecosystem: Natural and Social Drivers of Change over a Millennium	<i>Kirsten Hastrup, Astrid Oberborbeck Andersen, Bjarne Grønnow, Mads Peter Heide-Jørgensen</i> (Translated by Li Qiaoyang & Wang Zhengxing)/ 11
---	--

Siberian Studies

Research Status on Yukaghir Shamanism	<i>Michael Knüppel</i> (Translated by Li Yanfei)/ 39
Shamanic Sports: Buryat Wrestling, Archery, and Horse Racing	<i>Stefan Krist</i> (Translated by Liu Ruoying & Xing Haiyan)/ 51
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ungus Shaman	<i>S.M. Shirokogoroff</i> (Translated by Yu Yang)/ 80

Studies of Near-Arctic Peoples

The Daur Morigen Story (Heroic Epic)	<i>Saiyin Tana</i> / 101
The Cultural Expression of Official Worship of <i>Oboo</i> Cairns—Based on Field Surveys of Two “Banner <i>Oboo</i> ”	<i>Wang Wei</i> / 115
Two Important Links in the Inheritance of the Daur Shaman	<i>Jin Lima</i> / 129

Ritual and Custom

- Ascension Day on the Right Bank of Erguna River····· *Tang Ge*/ 137
- An On-the-spot Record of the Tree Burial of the Last Oroqen Shaman
····· *Guan Xiaoyun*/ 153
- The Expression and Formation of Religious Elements in Manchu Shamanism
Art ······ *Song Xiaofei*/ 164
- The Universalit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acifying Lonely Spirits in Mudang Gut
—Centering on the Comparison with Suryukjae, Gamrodo, and Yeoje
····· *Lee, Kyungyup* (Translated by GengRuiqin)/ 174

Frontier Observation

- Mind in the Cave: Archeology Meets Shamanism
····· *Andrei A. Znamenski* (Translated by Xu Feng & Guo Hui)/ 195

Book Review

- Materials for the Consolidated Catalog of Printed Maps of Siberia and the Far
East from the 19th Century to1917* edited by O.N.Kationov
····· *Zhang Song*/269
- Siberian Shamanism: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edited by T.
Zherebina.····· *Zhang Song*/271
-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the Nanai People: Tribal organization and its
Transformation* Authored By Yu. A. Sem. ······ *Zhang Song*/273
- Review on Military Affairs of the Chukchi ······ *Qi Shande*/ 275
- Practic Interactions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 A Case Study of A Siberian Hunting Group ······ *Tao Jinhua*/ 281

Academic Events

- Ethnic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Oroqen, Inner Mongolia ·· *Guan Hongying*/ 289
- Korea Polar Research Institute ······ *Su Hang, Gao Wenli*/ 294

Call for Submissions

-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 (Chinese)·····/301
- Call for Submissions: *Journal of Arctic Studies*·····/302

满一通古斯语民族萨满的社会特征*

[俄] 史禄国

(于 洋 译)

摘 要：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多个通古斯和满族人群体萨满的个案比较说明，萨满在满一通古斯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特殊的社会位置，体现为萨满对社会生活运作过程的具体实践：除了少量氏族以外的萨满外，萨满大多与氏族组织相互结合，掌控氏族神灵，负责管理氏族成员的心灵生活，其行为始终受公众意见所规范、评价和检验；萨满有义务帮助氏族成员，没有物质回报，不能正常进行生产活动，因而处于不利的经济地位；尽管如此，不同萨满间仍保持着鲜明的个性差异，涉及理智程度、对萨满教理论知识的态度、仪式技术的娴熟程度等方面。

关键词：萨满 氏族组织 公共意见 经济地位 个性

作者简介：史禄国 (Shirokogoroff) (1887—1939)，俄国民族学家，1915—1918 年对东北的满族、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进行调查，后在中国长期任教。研究方向为通古斯学，民族学。

译者简介：于洋，人类学博士，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萨满教。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史禄国萨满学的学术遗产与当代意义研究”(16YJC850012)阶段性成果；吉林省教育厅项目“‘非遗’视域下吉林省萨满文化传承现状及其遗产化路径研究”(JJKH20180802SK)阶段性成果。

本文译自史禄国所著的《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Shirokogoroff 1935: 376—385)，题目、摘要和关键词由译者所加。关于对史氏的满一通古斯萨满研究的评价，请参见曲枫《两种语境中的萨满概念分析与萨满概念重建》(曲枫 2018)

一 萨满的社会关系

萨满的社会关系有两种性质：其一是萨满与掌控神灵间建立的关系；其二是萨满与顾客间的关系。神灵也有两个特点：氏族神灵与外来神灵，以及依此形成的两类萨满：氏族萨满和“氏族以外”萨满。不过，这两类萨满都需要被承认，萨满的承认可通过复杂的选择典礼，也可经过对萨满候选人的检验和讨论，抑或是萨满本人对萨满教技艺的成功实践完成。

经氏族承认和个人能力的不同途径选择的萨满之间有很大差异；第一种类型萨满在本质上是氏族组织功能的本质组成部分，而第二种类型萨满则是氏族外的萨满，其影响局限在有限的“外神”范围内，这类萨满拥有有限的个人性顾客。

事实上，萨满掌控了氏族神灵后，所有的氏族成员便不再担忧被氏族神灵伤害，萨满随时准备为每一位氏族成员服务。萨满的帮助会有效，并且没什么困难，因为萨满掌控了神灵，一个小型献祭、一段祭词或一段与神灵的谈话，都会缓解病人的困扰。通过这样的方式，会治愈大量的心智紊乱。而且，氏族神灵通常是能力强大的，它们了解氏族成员，获得很好的供奉。氏族神灵可帮助氏族萨满与外氏族神灵战斗，将氏族中去世成员的灵魂送到阴间。氏族萨满的帮助是容易的、有用的，而外氏族的萨满则是有害的，因为氏族外萨满的神灵可能会与氏族神灵混淆，这是需要避免的。

因此，从功能观点看，萨满扮演着氏族“安全阀”的角色，作为氏族的特殊成员，负责管理氏族成员的心灵平衡。

我们可以在新氏族形成的事实中，发现氏族与萨满之间的紧密联系。以满洲的通古斯人為例。在《北通古斯的社会组织》(Shirokogoroff 1929)中，我描述了为实现通婚而发生的氏族分裂现象，如果两个通婚氏族间出现性别比例失调，或其中一个氏族出现了人口的增加或减少，人口较多的氏族很可能发生分裂。向天神(buga)宣告之后，分裂氏族间的通婚实践也要按照一定的规矩开始，两个氏族的萨满必须将神灵分开。因此，一个新氏族的形成伴随着“下一级”(nokun)氏族的萨满从旧氏族中分离出来。根据通古斯人的理论，不同氏族的神灵不能一样，也不能混淆。只有这种操作完成后，氏族间才能通婚。有趣的是，氏族神灵的划分、能够掌控神灵萨满候选人的出现，可能发生在正式向天神宣告之前。对于这种现象，人们解释成氏族的

分裂可发生于亲属称谓终结之前，通常会持续 4 到 5 代人。我观察到几种不同类型关系的结合。这一事实非常有趣，在这里，社会组织反映了萨满和神灵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将氏族分裂视为分裂神灵的行动。作为萨满所创造关系的反映，氏族分裂比萨满教更为古老。

萨满帮助族人的义务，源自氏族赋予萨满的特殊社会地位。事实上，这种要求可能使萨满教技艺沦为简单的程式化表演。这往往发生在人口很多的氏族中，萨满必须照顾到每一个氏族成员。由于萨满表演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达到入迷状态，可萨满又不能够十分频繁地入迷，因此表演变得十分仪式主义，不能让观众满意。大量的满族萨满的表演都是仪式主义的。根据施特忍堡（L. Sternberg）的介绍，在果尔德人中，有位萨满能十分娴熟地将死者灵魂送到阴间，一直在忙于表演此类仪式，有的人需要等数年才能得到这位萨满的帮助。由于这个原因，氏族萨满的技艺有时被 dōna（氏族外的）萨满取代。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对氏族外的萨满有利，氏族萨满候选人不愿意当萨满，是被长辈逼迫成为萨满，而氏族外的萨满主动希望承担其功能，不过在获得“认可”前，他们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另一方面，通古斯人与满族人认为，萨满在某种程度上是氏族的一个部分（按照我的理解，其功能是安全阀），氏族成员相信他们需要萨满，萨满可带来氏族的向心运动。如果氏族萨满实践失败，他们会找托词，如萨满太年轻或太年老，可能是神灵太懒不愿为主人服务，也可能是出现了某些人们不了解的神灵。但是，如果萨满活动没有作用，氏族中有经验的长老会查明原因，他们代表氏族成员的意见，萨满有时会遭到所有氏族成员的反，成为氏族中危险的、有害的人物。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心眼坏”的萨满中。在其他萨满帮助下，氏族成员可能会决定除掉这位萨满，或至少将其驱逐，在具体实践上这与“死刑”（Shirokogoroff 1929: 198）相似。如果氏族成员不喜欢萨满，萨满也可能放弃自己的身份，后文将会论述，但这并非易事，几乎是不可能的。

通古斯人（所有群体，包括满族人）认为萨满需要与氏族神灵（外来神灵）斗争，抵御氏族神灵的侵害。他们相信，如果没有神灵会更好，这样也不需要萨满。因此，如果某种方法能够清除神灵，他们会欣然接受。与此相伴随，他们不再需要萨满。这种态度对萨满不利，但远非达到对萨满的消极态度。不过，在所有的通古斯群体中，我们都能发现对萨满有敌意的人，在

这些人看来,所有错误都源自萨满。如果萨满得不到氏族成员的支持,这种声音就会很强烈。这种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他不同的民族志文化丛在通古斯人中的传播。

萨满必须面对中立的、敌意的态度。年轻萨满受到长幼关系的社会文化制约。大量的个案表明,这种关系使萨满处境艰难,他们的观点有时不会得到长辈的同意。当萨满到达一定年龄后,这些困难将会减少,长辈群体的人数也会变少。就这个角度而言,萨满一生都要不断适应环境,哪怕成为长辈后,其观点也要受到氏族的制约。

通过上述评论,可清楚看到,萨满并没有像巫师或牧师的权威,一生中都受到批评性意见检验,始终是一名普通氏族成员。

萨满的个人成功在稳固其角色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萨满成功地帮助氏族成员,则会被再次邀请。萨满表演之后,留下仪式上所用神灵的“路”。因此,萨满和顾客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联,在神灵和“路”的体系的帮助下,两者间建立牢固关系。氏族外萨满与顾客之间是个人联系,而氏族萨满则通过氏族神灵的“路”与所有氏族成员发生联系。萨满直接留下的“路”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萨满和氏族成员间的个人联系。

满族人用专门术语表达这类联系:萨满所照顾的家庭(bō, bao, 参见《满族的社会组织》[Shirokogoroff 1924]与《北通古斯的社会组织》[Shirokogoroff 1929])称jarunbō,这类萨满则称为jarun saman。这种关系通常形成于萨满照顾者的童年时代,尤其涉及非萨满氏族的个人。如果萨满成功地治疗一个10岁以下的儿童,会留下targa,后者取自萨满头饰上的一条布(丝绸),通常为红色,除了红色的布条外,还有黄色、蓝色、绿色、白色、黑色等。这些布条上拴着两个xongo(铜铃)以及萨满头饰上的穗。这些都是根据不同颜色组合而成的神位,如p'oyun vočko(家神)。这些神位拴在儿童衣服后面(并非总是如此,如果儿童身体健康,父母会忽略不做),一直到10岁。戴targa的儿童千万不能进入禁忌的房屋,如jatka bō(儿童出生之后)、targa bō(ilxa mama带来的疾病:天花、水痘、麻疹),以及最近有去世者的房屋,因为萨满的神灵可能与这些神灵混淆。除targa外,萨满照顾的儿童还会得到一面铜镜(tōli),保存在sēmde(满语口语)上[参见sendexen(满族书面语),根据扎哈洛夫解释,šen(汉语神灵)undexen(undexen)(满语,“空白的”)](用来存放神位的架子),tōli也要在10岁以后拿下。这个架子被称为jarun saman'i sēmde,和p'oyun vočko有同样的重

要性，除了萨满主动帮助外，个人必须求助保护他的萨满。^①萨满会逐渐在其周围聚集一些固定的顾客，每个月的正月初一和十五顾客必须祭祀萨满的神灵，每年的正月初二顾客必须参加（理论上顾客必须参加，哪怕是1000里之外！）萨满举行的年度大祭，需要随身带上酒、汉人糕点以及糖果（不需要肉！）作为祭品。

在秋收后10月、11月期间，萨满会到村庄中的所有的jarunbō中索要谷物（小米、麦子或其他），富裕家庭要给萨满1吨谷物，贫困的家庭则少些，不是jarunbō的家庭给萨满的粮食不少于15公斤，搜集的粮食够萨满消费一年。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萨满不会出现在一个家户中，当有一位jarun saman在某一户时，另一位萨满不会进去。一位萨满正在某家户中做仪式时，如果另一位萨满进屋，其助手（jar'i）会立即告诉他。这场仪式就会包括一次简短的祈祷，尤其是向apka endur'i（天神）。

在满洲的通古斯人中，如果萨满照顾的对象为儿童，萨满和顾客间的关系会更加紧密。很多情况下，萨满取走儿童灵魂（男孩或女孩），保存到一定年龄，一般为13至14岁。萨满保护的是转生魂，即能转换到其他人或动物中的灵魂。如果萨满保护全部3个灵魂要素，那么儿童就可能死去。萨满会留给儿童一个铜铃、一面铜镜或者是萨满服上的某个东西，表示萨满掌控神灵的神位。这些物件必须装在桦树皮盒子中，放在儿童睡眠处附近，千万不能弄丢这些物件。如果这些神位丢了，人们必须向萨满报告，萨满必须采取特殊的手段来恢复对神灵的控制，同时也要恢复神位。从功能上说，萨满的神灵实际上是儿童的守护神。达到上述所说的年龄后，萨满要撤回灵魂，将这些物件收回去。在儿童灵魂恢复之前，如果萨满去世，情况就会变得复杂。人们认为，萨满死后所有的神灵和灵魂都变得自由。在萨满死后，如果萨满的灵魂和神灵，以及儿童的灵魂被其他神灵捕获，儿童就会遭受困扰。通古斯人一般不会求助年老萨满，也不会求助处于斗法状态、随时可能死去的“坏心眼”萨满。萨满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身能力来搜集儿童的灵魂，因此萨满与其顾客之间的关系很紧密。所有顾客都努力与萨满维系良好的关系，在遇到困难时，顾客会因彼此同情形成团体，有时甚至会违背自身的意志。

当然，萨满所照顾的儿童顾客越多，其影响力就越大。

除了给儿童提供特殊的服务外，萨满也拥有大量的成年顾客，由于萨满

^① 女孩一般不会得到targa和tōli。

缓解了他们的困扰，自然也就成了萨满的朋友。成年顾客会长期求助同一位萨满，因此萨满更熟悉顾客的心理，成为对顾客而言必不可少的人。当顾客需要暗示时，如果没有萨满的帮助，就不能平静地生活。

如果萨满是一位受欢迎的萨满，同时又是一位氏族萨满，并且不“好战”，他对氏族成员的影响会变得更大。不过，由于氏族组织十分严密，萨满不会成为氏族的“领导”或“头领”。萨满十分特殊的心智状况，不允许其成为“领导”，尽管他们可能十分有影响力，甚至担当如穆克特坎（Mukteokan）和其他萨满那样的军事头领，用自身的技艺防御外来侵犯。

通过这些案例可发现，萨满的影响力可能远超氏族范围，这是萨满的个人成功。

无论萨满是否被人们喜欢，抑或是“善良”还是“邪恶”，他们都拥有独特的技艺和个性，占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使人们以特定的礼节与萨满互动。人们都不直呼萨满的名字，甚至是长辈；通古斯人十分喜欢开玩笑和逗趣，但不能对萨满如此；萨满通常被当成“长辈”对待。在一些通古斯群体中，“萨满”一词不用来称呼萨满。在后贝加尔地区的驯鹿通古斯人中，萨满被称为“nordojar'ifk'i”，意思是“正在祈祷的人”（nordojar'i，意为“歌唱”等），甚至是“orovun”（涅吉达尔方言，毕拉尔千方言），“歌手”之意。在满族人和满洲的通古斯人中，人们用比较荣耀的词称呼萨满，如“aka”、“aki”，甚至是“ëjen”，为“主人之意”。在后贝加尔地区的驯鹿通古斯人中，人们用外来词汇“odakón”称呼女萨满。

二 萨满的经济地位及其困难

在对萨满教传承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指出维系萨满存在的重要性，及其对新萨满产生的重要影响。由于萨满教的心智特征，许多萨满被置于通古斯重要狩猎活动的社会角色之外。在后贝加尔地区的通古斯人中，我遇到过一位不能猎获麋鹿、驼鹿等大型动物的萨满，他只能猎获狍子。在萨满本人那里，这是一种自我暗示。一些萨满不能猎老虎或熊，因为其他萨满可能变成这两种动物（动物是萨满的寄魂对象）。大多数萨满不敢使用火枪。萨满与神灵交往的过程中，有时被神灵攻击；萨满有时也会被其他萨满攻击，所以萨满不敢肯定其独处时是否会受到攻击。必须补充的是，萨满有时忙于帮助氏族成员和外来者，因此没时间进行正常的狩猎活动。由于这一原因，北通

古斯人中的萨满与那些为其提供猎物的人居住在一起，这些人替萨满照看驯养动物，并照顾萨满。不过，这种照顾并非完全控制萨满的生活，而是在通古斯人社会关系的范围内展开。在通古斯人中，当一个人伤残后，同一氏族的其他人也会予以帮助。

与男性萨满相比，女萨满的经济活动内容不同，会比男萨满表现得更为出色。唯一不同的是，女萨满在承担其责任的同时，没时间做各种手工活，如缝补、装饰衣服、驯鹿鞍、各种各样的盒子等。因此与有空闲时间的女性相比，女性萨满家庭用具的装饰不够丰富。由于女萨满经常离家从事萨满活动，期间需要有人帮助她照看孩子。如果萨满有需要哺乳的孩子，会在出行时带着孩子；但如果萨满的孩子可以离开母亲，则由其他人照看。在通古斯人的生活状况中，照顾女萨满的孩子并不困难，居住点一般都有两个以上的棚屋。作为受人尊敬的女萨满，可以期待其他妇女帮她做些必不可少的工作，如熟皮子等。女萨满的丈夫普遍为妻子分担部分工作。一般来说，在通古斯人中丈夫帮助妻子并不罕见：男人帮妻子们熟皮子，尤其是比较厚重的皮子，例如麋鹿皮、熊皮等，只有男人能做这些工作。

在后贝加尔地区的驯鹿通古斯人中，除了从祭品中获得一些食物外，萨满不会因其服务获得任何报酬；萨满也会像其他客人一样，得到一些新鲜的肉类。萨满会得到方巾，有时也会得到一些仪式用具，但萨满不会得到任何物质性的支持。萨满绝不会收钱。因此，萨满不会成为一种仅靠氏族成员和外人赢得收入的职业。

在满洲的通古斯人中，萨满绝不会得到任何报酬，会得到一些献祭动物的血、饮品、从其他族团中获得白酒（汉人、俄国人）或通古斯人自己制作的大麦酒（一些通古斯人群自己制作），也包括萨满衣服上的方巾。他们绝不会收钱。所有通古斯人断言，萨满不能变得富有。实际上，我认识的所有萨满要比一般通古斯人贫穷。毕拉尔千人中有位女萨满十分贫穷，她和丈夫住在别人房屋中的角落。女萨满的丈夫不是好的猎人，因此不得不和妻子呆在一起，照顾妻子和孩子。他们甚至没有足够数量的衣服进山，孩子也经常半裸。巴尔古津驯鹿通古斯人中的一位萨满驯鹿最少，我认识他时，他出行时需要徒步，仅有的两头驯鹿用来驮行李和孩子。在一次狩猎失误后，他相信自己不能像过去那样狩猎。

因此我们可以说，萨满候选人不是受物质利益刺激产生的，从这一观点看，萨满的生活有时会持续处于贫穷状态。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北通古斯人

中，萨满若不是一个“心眼坏”的人，就不会饿死，氏族成员和顾客会支持他。每一位通古斯人都会得到相同的对待。

满族萨满的情况则不同。满族萨满为氏族成员服务不收取任何报酬，但氏族外的顾客必须给萨满报酬。在祭品的描述中曾提到一只鸡、一块银圆、一块足够做一套衣服的布，萨满活动结束后，将这些东西带走。这些报酬足以供养萨满的生活，因为萨满一天至少能举行一次仪式。满族人秋祭时，萨满会从村庄中所有的家户中收取谷物，其中 jarumbō 提供给萨满的谷物数量最多，萨满甚至比一般的满族人还要富裕。拥有 20 或 30 个 jarumbō 的萨满很普遍，其中一些 jarumbō 很富裕，每个 jarumbō 一年给他一吨谷物。萨满在每年正月初二收到的酒、糖果、糕点以及香也很重要，这些物品足够萨满消费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卖掉。

不过，正如我强调，氏族萨满要忙于氏族内部的事务，他们不能靠萨满活动获得报酬。不过 amba saman（大萨满）并不受氏族的限制，可能达到相对富裕的状态。

在满族人中，由于大多数萨满是氏族萨满，所以我没见过唯利是图的萨满，但汉人的萨满的确是一种获利的职业。在田野调查中，我认识了两位汉人萨满，他们生活十分富裕，甚至居住在城市（saxalan，满语；xeixe，汉语）。在我看来，达斡尔人的萨满中也存在类似现象，我见过以萨满职业为生的人。

艰难的经济状况使萨满的一生成为一种牺牲：萨满活动的困难、与贫困联系在一起的责任感；而且萨满的活动也受到很多限制；萨满灵魂的未来命运也是不确定的。但尽管如此，萨满不能放弃其身份。首先，萨满的功能使其一直处于神经和精神的巨大紧张之中。从个人角度来讲，精神紧张可能是件快乐的事，但萨满每次做完活动后身体会很疲劳，因此这是一项令人劳累的工作，有些萨满在工作一些年后，往往筋疲力尽。萨满的过度劳累可能由于表演过程中精力的过度消耗，萨满的表演有时可通过纯粹的仪式主义和把戏，而不需要心理的真正紧张（通常基于真正的入迷）。如果萨满表演得过于频繁（我在后贝加尔地区看到过萨满一天展演三场小型仪式；大规模人员聚集的婚礼上每晚都要举行仪式），自然会很疲惫。我们也会观察到萨满本人主动想表演仪式的情况，这源于萨满心灵的不稳定。如果萨满容易受心智不稳定的影响，不限制自身的表演，就可能成为掌控神灵的牺牲品。如果没有更强大萨满的存在，就没有人能够帮助他（她）。

作为氏族的安全阀、工作人员，萨满不能拒绝帮助氏族成员。因此，无论萨满感觉自身是否强大、是否劳累，都要付诸行动。但是，人们往往忽视萨满的心灵状况，很可能也无法理解萨满的心灵状况，只有萨满变得心智“不正常”，人们才会注意到，被视为神灵诡计的一种证据。因此，萨满千万不能忽略其职责。只有在年老、身体不好时，萨满才能推卸责任，女萨满在怀孕和一般的 ak'ipču（月经）时也可拒绝萨满实践。如果无上述原因，萨满拒绝帮助氏族成员的话，就会失去其身份；尽管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但是，因为大多数案例表明，萨满往往因自身的心智状况而获得身份，这需要萨满“掌控神灵”，如果萨满被剥夺了权利，则意味着他失去自我控制能力，进而成为神灵的牺牲品。萨满在放弃实践和失去权利后，应尝试尽力恢复自身的社会地位，与氏族成员和新萨满相冲突。萨满可能变成“心眼坏”的萨满，进而发生相应的结果。萨满的压力比一般的氏族成员要大，因为萨满与氏族神灵相关联。

作为氏族的安全阀，萨满的职责是管理氏族的心灵生活，他会一直担负着责任感。有时人们认识不到这点，但这对萨满而言十分重要，这表现为对萨满和神灵关系的管理。但是，在很少情况下，有经验的老萨满可能总结心灵现象及其管理的知识，这反过来也强化了萨满的功能和责任感。责任感为萨满很好地发挥功能提供前提。

萨满在实践活动中还会遇到另一个困难，即敌意。敌意态度可能来自氏族内外小部分或大部分人。正如我前文所言，萨满如果不能获得同情，就很可能变为普遍敌意。如果萨满在与氏族成员的关系维系方面犯错误，不能解决氏族成员的困扰，就得不到氏族成员的信任。如果有困扰发生，人们往往会归因给萨满；认为是萨满带来的伤害。当然，为了自我保护，萨满会创造出新的敌意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需要逐出共同体的“坏心眼”萨满。如果萨满不是氏族萨满，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在所有的通古斯群体中，都有对萨满教持敌意态度的人，因此，哪怕是一个不为很多人所知的新萨满，即便不能赢得人们同情，也要使他们持中立态度。

通过对萨满与神灵关系的分析，涉及萨满与掌控神灵、萨满与其他萨满的神灵、以及其他神灵丛，我们可以发现各种需要避讳、禁忌的规范，伴随着萨满的整个生涯。如果是男的萨满，他不能伤害其妻子，如果是女萨满，则不能伤害其丈夫和孩子。萨满也要避免伤害其他人，如处在分娩、渔猎等生产活动中的人。萨满掌控的神灵，有时可能会与其他神灵相混淆，并带来

持续的困扰。由于这一原因，当萨满处在迁徙和生产活动的人群中时，往往会十分小心。这表明，萨满总是特别关注其周围的环境，失去了普通通古斯人所拥有的自由。人们对萨满的态度与其小心翼翼的行动相呼应，导致萨满变得越来越孤独。

最后，还有一个因素剥夺了萨满的快乐，即对灵魂的担忧。事实上，萨满的生命没有其他人那样容易。其灵魂可能留在此界，为其他神灵捕获，然后掌控，因此萨满的神灵不会去往下界而是留在中界。这成为萨满生命的一种新困扰，每位萨满都受到此观念的影响。

不利的经济条件、萨满实践的不确定性和困难、承担责任的压力、来自氏族内外成员的敌意以及不能放弃的身份，构成了萨满的现实处境。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萨满才能摆脱这一境地。萨满不能放弃其功能，因为如果这样，其掌控神灵会获得自由，造成氏族成员心智失衡。通古斯人相信，在旧主人出现时，神灵不容易服从新主人，会伤害氏族成员。萨满在放弃功能后，可能再次受心智失衡影响，再次被迫担任萨满。通古斯人普遍认为，萨满千万不能放弃其职责，即氏族的压力会让萨满面临更大的困扰。因此，一旦一个男人或女人成为萨满，就不得不坚持到去世。

在我看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萨满的一生充满艰辛，是一种持续自我牺牲的过程。

在认识到萨满艰难的生存处境时，我们可能会问自己：萨满为什么不放弃其功能？萨满候选人在认识到将来的困难时，为什么还要选择担任萨满？对于这一问题，我通过新萨满的形成以及通古斯人的大众需求来分析说明。萨满不是按照个人意志产生的；新萨满的产生源自通古斯人中既有的理论体系，大众精神紊乱，个人心智状况的敏感性（很可能是遗传下来的），这些都需要新萨满发挥萨满教的功能。通古斯人需要萨满，萨满可以治疗受神灵影响（心智不稳定）的人；萨满可以使病人、甚至是为患心灵秩序疾病的人得到缓解，萨满可使受影响的器官得到成功的“自卫”；萨满的出现可保证人们不受伤害。这是通古斯人在长期适应的基础上，在经验层面上所获得的结论。而且，由于其公共性活动很吸引人，所以萨满不会遭到拒绝。通古斯人观看萨满仪式时在情感上参与其中，从中发现快乐。若没有这个重要因素，萨满教是不能稳定传承的。每位萨满候选人都要认识到共同体需要萨满的事实，并应为共同体服务。我们需分析“社会服务”文化丛背后的机制，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一种自我牺牲。从个人的观点看，如果允许有意识选择和决定，

承担萨满职责的正面价值比负面价值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萨满的产生是与整个群体相联系的文化事件，个人的命运和决定几乎不会被注意。

另一个问题是，萨满如何运用其身份来获得快乐，萨满通过获得哪些回报以致没有逃离。

在这方面，萨满的个人性十分重要。首先，大量萨满由于怕再次生病不能放弃其功能；其次，氏族组织会逼迫萨满承担使命；第三，他们会对成为共同体中有影响者而感兴趣；第四，萨满在展演的过程中，会因经历了入迷的情感状态而感到快乐；最后，萨满在对人类心智丛结的微妙机制进行研究（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的过程中，会获得智识上的乐趣。^① 根据对萨满的态度多样性，我们可以对萨满进行分类，以更好地理解萨满的差异性。事实上，接受承担萨满职责的不同困难因素可能结合在一起，在一些情况下，困难可能要比从萨满角色中获得的快乐更少。

我暂时搁置接受萨满功能的前四个动机的分析，我希望论述最后一个动机，即智识上的满足。事实上，尽管并非所有萨满都对神灵好奇，但我的一些情况下遇到这方面的案例。前文在论述作为观察者和自然主义者的通古斯人时，我们发现通古斯人在很大程度上拥有观察能力，这种实践甚至不是出于实用目的，而仅为了扩展知识。与萨满进行紧密接触的人，必须坦率向萨满呈现自身的真实情况（我们发现通古斯人的确如此），这为萨满提供了广泛的观察领域。无需惊讶，萨满会不断地思考其观察结果，解决各类心理学困扰（以神灵的方式），搜集越来越多的新资料，对新事物抱有持续的兴趣。像其他做智力创造工作的人那样，萨满在其中获得智识上的满足。我们发现，萨满可以成为通古斯人“科学”的贡献者。但是，如果将萨满教定义为对理论的寻求，则是一种主观构造，这一结果只是萨满中天才个人的适应结果，我们会发现萨满充当“安全阀”，是氏族精神生活的管理者。这一知识结果只是通古斯人支持的萨满教实践的产物；其他族团中可能没有这样结果。例如，在满族人中我没有发现这种知识，原因是满族的文化丛此前接受了汉人文化丛的要素，后者阻止选择特定的人群对心灵现象做探索，满族的萨满教进而也衰退。对满族和北通古斯人进行区分，我的解释仅是一种假设形式；但事实上，我在满族人中的确没有遇到像北通古斯人中那样的萨满。

^① 这里我忽略了靠萨满职业谋生的萨满。

三 放弃萨满资格与萨满的死亡

我观察过关于萨满放弃身份的案例。萨满在年老、失明、身体虚弱等身体不适的情况下放弃萨满资格。但是，正如后贝加尔地区通古斯人萨满教传承的情况表明，一个氏族不能同时存在两位萨满，因为这样年老的萨满可能会死去。如果年老的萨满不想死去，可以将其功能传递给年轻萨满。前文提到，一位年老的萨满与其侄子同时当萨满，由于年老的萨满很少从事活动，所以与其侄子在很多年里都是氏族萨满。在这类例子中，年老的萨满貌似不再发挥作用，可以支持一个候选人，人们不必担心这位老人。这样对氏族中不能同时存在两位萨满的规范就更好理解了，即老萨满不允许新萨满出现的情况。在实际生活中，一个氏族不需要同时存在两位萨满；当氏族人口增多时，会分裂成两个氏族，每个新氏族会有自己的萨满。

我在兴安岭通古斯人中观察到相似的案例，当老萨满已经不承担其责任时，由新萨满从事萨满活动。

萨满可能放弃萨满活动，如由于失明。我在毕拉尔千人中观察到这种情况。这位女萨满大约 40 岁，她解释说，其失明源于与其他萨满斗法。但是，这位毕拉尔千萨满肯定地告诉我，失明根本不能阻止其萨满活动。由于前面章节所说的原因，我们无法判断萨满所说是否准确；萨满必须能够看到观众，不过这位萨满甚至可以表演仪式。在这位女萨满的案例中，变为盲人之后，其身份被氏族解除了。

与氏族萨满不同，*dōna*（氏族外）萨满不必一生都实践萨满活动。因此，当没有心灵因素驱使萨满实践，*dōna* 萨满可以放弃身份，神灵不会侵扰他（她）。这其中唯一的问题是，若神灵 *dōna* 给其他人带来困扰，如何将神灵传承给其他萨满候选人。人们假设，*dōna* 神灵常常离开人们单独存在，并且常常遭到驱逐，因此并非总有必要掌控这类神灵。在毕拉尔千人中，这种情况发生的十分频繁，人们解释：萨满变得懒惰，于是神灵离开了主人。此外，还有一种因素导致萨满活动的中断，即氏族压力。如果萨满不能发挥作用，即便很年轻，也会因氏族成员的回避而失去萨满角色。如果氏族成员不邀请萨满帮忙，萨满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尤其是人们不再需要萨满治疗病人、送魂等。可以肯定，在这种情况下，氏族中迟早会有新萨满出现，并获得氏族认可，此前的萨满需要放弃其角色，很可能不允许再次恢复氏族萨满的功能。由于萨满的缺陷

通常与掌控神灵、入迷技术等相关联，萨满基本不会反对其角色的变化。萨满也可能由于变得“懒惰”，在氏族的默许下放弃萨满实践。

在满族人中，我没有观察到放弃萨满的例子，很可能情况是独立于氏族存在的萨满很少。许多独立性的萨满都属于其他族团（汉人和达斡尔人）。如果萨满不活跃，则表明了氏族成员生活的不平静。在满族人中，萨满的部分功能由 p'oγun saman（向神灵祈祷）承担，mafar'i 也分担了满族萨满的功能。

在氏族生活中，萨满的去世是重要事件。氏族要面临两个问题，其一是对萨满灵魂的处理；其二是需要有新萨满掌控去世萨满所留下的神灵。满族人认为，死者的第三个灵魂必须到 Ilmunxan（阎王）处接受最终的审判，但萨满的灵魂不会留在下界，所有萨满的灵魂都会成为神灵 vočko。但是，一些特殊的因素也存在。例如，前文论述萨满被权威斩首的例子中，人们认为在执行死刑的当天，萨满的灵魂被神灵捕获，并整合到一个新生儿身体中。第二个灵魂与 vočko 一起守护 olorg'i 灵魂。不过，这个灵魂不能立即成为 vočko，需要经历 15 年的时间^①。

如果人们不关注萨满灵魂，那么当其灵魂成为 vočko 后，会附体氏族成员，使其遭受痛苦，直到新萨满的出现。去世萨满所留下的神灵也会如此，造成个人甚至大众的精神紊乱。

萨满的埋葬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萨满的器具尤其是三叉戟要放在棺槨中，而萨满服饰、鼓以及其他物品要放在盒子里，与萨满的神位一起放到高处的架子上。不过，萨满的埋葬过去并非如此，人们实践着特殊的萨满埋葬方式。

因此，在满族人中，关于萨满灵魂问题的解决方式十分简单，并非特殊担忧。北通古斯人的情况则不然。

萨满死后，其灵魂必须去往下界，必须由一位能力更强大的萨满将其灵魂送往下界。如果没有这类萨满，灵魂是不能到达死者世界“bunil”（阴间）的。居于此界的萨满灵魂不会得到休息，其他氏族成员会一直受到侵扰。

在后贝加尔地区的通古斯人中，人们将萨满的尸体放入同种类型的立着放的棺槨中。除了 savak'i 外，萨满的所有器具都要挂在棺槨近处的树上。棺槨附近还有几处木刻的鸟，帮助运载萨满的灵魂。萨满的埋葬仪式与普通人

① 这是新萨满不能较早产生的理论原因之一，因为萨满的灵魂还没有成为 vočko。

基本相同。一般情况下，人们不能触碰棺槨附近的萨满器具。触碰萨满器具的人可能会患“精神疾病”，他们将会“失去思维能力”，变得不正常。

萨满死后的9年内，新萨满一定要把其掌控神灵搜集好；要不然的话，会有很多人遭到神灵侵害。

在满洲的通古斯人中，由于萨满的灵魂可能会变为新的 *sèvèn*，人们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正如前文所述，对于神灵数量的增加，通古斯人会感到不悦。通古斯人将神灵视为不幸的事物。随着萨满的“横死”，如前文所举的例子（如神灵 *lamalaičēn*，*Dunānkān* 氏族等），萨满的灵魂不能到达下界，因此成为神灵。幸运的是，通古斯人因无书写系统而获得方便。一些重要的神灵因传统得到维系，而大量的萨满神灵则很快被遗忘。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解释数量有限的萨满教神灵的起源。

将萨满的灵魂送到下界很不容易，甚至对一位能力强的萨满而言也如此，其中主要困难是两位萨满的神灵可能相混淆。如果送魂萨满不能掌控去世萨满的神灵，就千万不能做这件事情。去世萨满的神灵，总是想与其灵魂呆在一起，因此送魂萨满必须先击退这些神灵。

通古斯人更希望永远摆脱这些神灵。为了达到此目的，他们会用十分繁琐的程序送走这些神灵，这些神灵可能被送往新的地方，或置入神位后放到江河中送走，如阿穆尔河。能够被送走的神灵只是氏族萨满所掌控的 *dōna* 神灵；而氏族萨满所掌控的氏族神灵不能被送走，它们一直与氏族共存。氏族神灵迟早会找到新的主人，这一阶段，神灵会侵扰不同的人，使其不正常，这种状况有时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兴安岭通古斯人中曾观察到，一个年轻人被萨满留下的掌控神灵侵扰两个月。这个年轻人经常神经发作，持续地喊“*sèvèn èmèrèn, sèvèn èmèrèn!*”（神灵就要来了）。年强人用手腕捶头，然后“身体僵直呈拱形”。直到某位有能力的候选人掌控了神灵前，人们都会遭到侵扰，这一过程会持续几年。

当然，萨满知道自身命运的结局，其一生中都为自己不能像其他成员那样去往单调的、饥饿的、暗淡无光的下界而困扰，即便如此，也比一直为后代氏族萨满服务要好。

四 萨满的个性

前面部分对萨满的论述，我们看到通古斯社会中萨满角色的悲剧形象。

但在萨满的认知和理解中，萨满教实践也有“积极的”一面。但是，列举的事实和概括，并不能呈现萨满个人的生动画面。在“萨满选择”一章中，我呈现了两位萨满候选人的情况，但这两个案例并不典型。当然，对诸多萨满的个人形象进行描述，可以弥补我在这方面的遗漏，不过这可能有为我的著作增加太多想象的危险，首先，我不确定我关于萨满个性的知识足够丰富，我只列出能够表现萨满个人特征的事实，尽管这些事实不是很充分。例如，在两年的时间内，我观察过一些萨满，但仍有一些萨满的个性逃离了我的视野范围。就这方面而言，我们不能对萨满的个性做全面深入的呈现，这已经超出了田野调查者的能力。

尽管我们不能对萨满的个性全面呈现，但我认为指出一些观察到的萨满个性还是有用的。这些资料没有很重要的科学意义，我只是叙述我的印象。

1. 一位巴尔古津地区驯鹿通古斯人的萨满。这位萨满身材瘦高，鼻子挺直，蓝黑色的头发，头大，腿长；尽管这位萨满看着虚弱，但身体十分强壮、健康。他与妻子和两个孩子居住在棚屋内，家具不多。他们有两头驯鹿。萨满的妻子通常十分安静、沉默。孩子们是正常的。在这个家庭中，我们观察不到任何成员的心智不正常。在遇见他们时，这家人独自住在山谷的沼泽地中；其周围没有邻居。萨满大约 35 岁，承担萨满角色有 10 年，甚至更久。他是一位氏族萨满。他不喜欢工作，也不喜欢狩猎，更愿意长达数个小时的冥想。与一般通古斯人相比，他更嗜酒，虚荣心强，有明显的自我中心倾向。萨满最感兴趣的事情，是讨论萨满教、神灵、以及一般的自然现象和宇宙现象。不过对于不敢肯定的问题，萨满往往会说：“我不了解这件事情”“我不知道答案正确与否”。他不会轻易接受某种信念，希望发现事物间的逻辑关联，神灵理论在萨满推理中占主导位置。不过，其对宇宙观和自然现象的理解不受神灵理论影响。对于不狩猎的原因，萨满解释为他此前误杀了一头驯鹿，此后失去了狩猎“运气”。很可能情况是，萨满借此来为其狩猎效率低寻找借口，是害怕做错事情的心理表现。这位萨满并不总做萨满活动，不被视为一位好萨满，但他在梦中经常与其他萨满交流，尤其是涅尔泰斯克林区的一位通古斯萨满。由于这位萨满倾向讨论，并对各种普遍化问题感兴趣，我无法与他建立十分亲密的关系。与我相识后，他十分坦诚，并愿意交流。在萨满的谈话中，“普通人”是指那些不反对萨满教，持续求助萨满实践的人。而且，这位萨满的仪式很有“艺术表现力”，产生真正的入迷。我很幸运，曾有 5、6 周的时间和接触。

2. 一位巴尔古津地区驯鹿通古斯人的女性氏族萨满。她是一位体格健壮,身材高大,有肌肉的50多岁妇女,看起来十分健康,刻意在日常生活缓慢行动。在很长一段时间,我观察这位萨满的日常生活,多次观看其仪式展演。我第一次见她时,她带着年幼的孩子,人们着急求助她做去往下界的仪式,正如前文所述,这类仪式很少见,任务艰巨。最初她对我的态度是尽力避开我,我巧妙地离开她一段时间,当这位女萨满与长辈讨论问题时我支持其观点,我觉察出她赞同我对萨满教的理解及功能认识。在我为她的仪式展演提供一些小帮助后,她允许我对其进行观察。在仪式的不同阶段,她没有反对我测量其脉搏,检查她的肌肉紧张程度,甚至为我提供帮助。这位女萨满对我的发现感兴趣,在与她交流的过程中,她同意我的观点。这位女萨满的态度表明,面对自我心智状况时,她是一个善于思考、做自我分析的人。这些讨论经常在老年男性在场的情况下举行,她表现得落落大方。我没有听过她提及“普通人”。她看起来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这位女萨满的丈夫是名出色的猎手,他们的关系似乎很好,家庭的物质生活也不差(尽管女萨满没有过分装扮,但她穿得不错)。人们认为这位女萨满是最好的萨满之一,她从不拒绝帮助别人,在观众看来,其仪式技术、入迷是十分成功的。在这位萨满身上,我们观察不到任何不正常之处。与其他妇女相比,她更沉静,通常不与互动者眼神交流,总是向下看,或者向旁边看。与一般通古斯人不同,她不愿意说笑、闲聊,不参加夜晚的舞会(参见[Shirokogoroff 1929]),也不聚集喝茶;这位女萨满不与“普通女性”混在一起。但是,萨满的这些表现只是一种简单的态度,而不是冷落旁人。她不喜欢像其他妇女那样分散精力。

3. 一位兴安岭通古斯人的女性氏族萨满。已婚,不到30岁。与兴安岭通古斯人的其他妇女一样,这位女萨满丰满、微胖,动作迅速轻盈,其脸庞要比一般通古斯妇女更为有生气。她所有方面似乎都很正常。她对萨满教的兴趣未超出表演的仪式,她很喜欢这些仪式,会寻找适宜的场合进行萨满实践。这位女萨满的仪式缺乏“艺术性”,在某种程度上遵循传统;不过在一两次仪式中,我看到她真正的入迷状态。人们并不认为她是一位优秀的萨满,她只做一些不太重要的仪式,如寻找疾病的原因、占卜、预测等。我没有见过她表演任何重要的仪式,如寻找灵魂、去下界旅行等。虽然我因为帮她在鼓面上绘制图案,而成功地与她建立了友好关系,但还是不能“严肃地”(我所理解的)和她探讨萨满教,她最想探讨的是仪式传统与框架。她常与其他

妇女一起工作，说闲言碎语，开玩笑。这位萨满表现出一定的性下流，例如，与其他妇女在一起时，她要求我在其神位和纸张上画出男性生殖器；尽管保持一定限度的克制，但与其他妇女谈话时，她会说一些禁忌语言。她还是一位有经验的萨满，其性格会因年龄而发生变化。

4. 一位毕拉爾千女萨满。她 29 岁，身材苗条，有些神经质，这点明显表现在她对孩子的行为上，其 4 个孩子只有一个活下来。她经常用脸和乳房贴近孩子，亲吻并用温柔的眼光看着孩子，尽管这种态度在通古斯人中很普遍，但却很少见到如此充满感情的表达方式。这位女萨满的丈夫是位贫穷的猎手，甚至在狩猎旅途中无马可乘。他们非常贫穷。在这位女萨满展演时，我给她做过几次助手，并在其攻击者面前保护她，所以得到了她的青睐与信任。她不想谈论萨满教，但为了帮助我理解相关细节，她同意为我演唱神歌。在我看来，这位女萨满不喜欢谈论萨满教，主要因为她对萨满教了解得不多，但是她能够在经验层面“感受”萨满教、理解萨满教，很可能对其所作所为没有形成明确的观念。她十分羞涩，当不想做萨满仪式时，她会断然拒绝人们的求助。女萨满不是一流的表演者，她击鼓技术差，在舞蹈的过程中会变化步伐，歌唱的声音不清晰，很难理解她在入迷状态中的语言。这一原因很可能是她还年轻，未能磨炼出娴熟的技术。不过，还有一种可能性的原因，由于害羞，这位萨满不能掌控自己。对这位女萨满而言，很难进入入迷状态，在入迷状态中，她几乎能掌控自己。而且，有几次她在非常不利的环境下表演，一部分仪式参与者对她持消极态度。不难看出，她生活在艰难的处境中，尤其对一位通古斯妇女来说，这更为不易。她一直在“抗争”。通过一些事实和行动，我发现这位女萨满的坚持和反抗。这使我相信，她在部分地压制“歇斯底里”，不过在以后几个月里，我没有听说她神经发作。

5. 一位满族氏族萨满。一位约 45 岁的男人，强壮且健康，所有方面都很正常。他有一位汉人（n'ikan）妻子，几个孩子中只有 2 个活了下来。他能够阅读满语和一些汉语，从事萨满实践大概 20 年左右。从表面上看，我们分辨不出他是一位萨满，其穿着并不朴素，饮食和喝酒也不节制，这位萨满喜欢这样的生活。他被视为一位优秀的萨满，非常有经验，治疗也很成功。在每次治疗中，他都会首先仔细询问病人状况，如果需要的话，他会通过睡眠做决定。有时，他可不通过睡眠得出诊断结论。这位萨满是很好的表演者，有时允许自身进入强烈的入迷状态。他对一般问题不感兴趣，尽量避免与别人交谈，但似乎对人类的心理现象很感兴趣，能做很好的分析。我们可以通

过萨满处理的病人以及特殊的困扰来证实这点。当某一氏族选择新萨满做决定时，会邀请这位萨满参加，在这样的场合中，我可和他密切接触。他倾向将困扰解释为复杂的神灵关系。在对相似状况的分析中，这位萨满会运用所有知识（神灵的知识与经验），对一些复杂情况的细节进行理解和解释。不过，由于他以萨满教为生，需要与人们维系友好关系，因此在推理上并不总是真诚，会提出人们能够接受的建议。遇到困难时，他不反对求助其他萨满，甚至是汉人医生。在一个治疗案例中，他曾提出过这类建议。在我与其朋友（一位与我关系也要好的满族人）面前，这位萨满十分坦诚，承认他不能理解的情况。在上文提及的萨满选择中，他对寻求事实很感兴趣，尽管受公共意见的左右，他还是讨论了两位候选人行为方面的一些细节。

这5位风格各异的萨满，加上前文描述的萨满以及候选人，只是萨满存在的一些类型。见到的萨满越多，就越会发现每位萨满的独特个性。只有在不考虑萨满个性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对萨满的共性做出归纳。与真实的事实相比，这种归纳会受到不同目的的影响。从个人的心智丛结来看，我们看到了各种变化：（1）从十分“正常”到典型的失去理智；（2）从绝对的信仰到对萨满教文化丛的有意识接受；（3）从占有非常有限的知识到掌握可获得的所有事实（既存文化丛中的）；（4）从个人的、自我中心的情况到将个性融入到社会环境中；（5）从萨满教知识与技术贫乏到萨满教技术的娴熟展演者。很明显，我们找不到完全相同的两位萨满，因此对萨满进行理论上的分类可能毫无用处，尤其是每个族团都有其自身“特色”，并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发生变化。为了避免通过人为建构，将活生生的现象纳入到一个充满先入之见的严格体系中，造成读者的误解，我在这里指出了萨满个性问题，萨满的个性差异鲜明，我们不能将其纳入到严格的体系之中。

参考文献

Shirokogoroff, S.M.

1935, *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 London: Kengan Paul, Trench, Truhner. CD. LTD.

1929, *Social Orgnization of the Northern Tungus*,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4, *Social Orgnization of the Manchus*,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曲枫

2018, “两种语境中萨满概念分析与萨满概念重建”, 《世界宗教文化》, 第6期, 第146—150页。

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ungus Shaman

[Russia] *S. M. Shirokogoroff*

Abstract: The comparison of shamans from different groups of the Tungus in Siberia and Northeast China indicates that the shaman assumes specific position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e groups. Besides the out-clan shaman, most of the shamans belong to their clans. Master spirits are responsible for regulating the psychic life of the clan members, and are asked by “public opinion”. The shamans are obliged to cure the clan members’ suffering from the problems caused by the spirits, while not having any personal gain. They have no time to hunt, resulting in a disadvantaged economic position. However, the shamans maintain their social status.

Keywords: shaman; clan organization; public opinion; economic position; social statu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冰洋研究. 第四辑/曲枫主编.—上海:上海
三联书店,2021.11
ISBN 978-7-5426-7642-9

I. ①北… II. ①曲… III. ①北冰洋-区域-丛刊
IV. ①D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255414 号

北冰洋研究(第四辑)

主 编 / 曲 枫

责任编辑 / 郑秀艳

装帧设计 / 一本好书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王凌霄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0)中国上海市漕溪北路 331 号 A 座 6 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40

印 刷 / 上海惠敦印务科技有限公司

版 次 / 202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2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 260 千字

印 张 / 19.5

书 号 / ISBN 978-7-5426-7642-9/D·523

定 价 / 80.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3779028